

WARRIORS

貓戰士

外傳之VII

說不完的故事1
The Untold Stories

艾琳·杭特 (Erin Hunter) 著
謝雅文、宋亞 譯



晨星出版



晨星集團網路書店



更多精采內容

目錄

雲星的旅程

13

冬青葉的故事

89

霧星的預言

175

Morning Star



冬青葉的故事

Hollyleaf's Story

第一章



雷聲轟隆作響，冬青葉從沒聽過這麼響亮的雷聲。頭頂上方出現一道道裂痕，奇怪的爆裂聲充斥耳內。

天要塌了！轉瞬間她便被異常鋒利、堅硬的天空圍住，並且被重壓在地上。她感覺自己的骨頭都快被碾碎。

我不能呼吸了！她拚命掙扎，試著用爪子撕扯。可是天空太沉、太冷，她只能任由無盡的黑暗吞噬自己。



冬青葉站在懸崖邊緣，身後的山谷宛如一張飢腸轆轆的嘴正在打哈欠。嘶嘶聲鳴的橘色火焰充斥空氣中，煙霧瀰漫。冬青葉的手足，獅焰和松鴉羽蜷伏著，緊貼在她身旁。她感覺得出來他們倆都在發抖。

在他們面前，灰毛站在一根能使他們脫離火海的樹枝盡頭。松鼠飛站在他旁邊，兩眼噴

出憤怒的火焰。

冬青葉盯著母親，希望她能趕走阻擋去路的灰毛。

「夠了，灰毛，」松鼠飛嚇阻道，「這個孩子從來沒有傷害過你。你要對我怎麼樣都可以，但讓他們從火裡出來吧。」

灰毛驚訝地望著她。「妳不懂，只有這個辦法才能讓妳感受到妳在我身上造成的痛苦。妳選擇了棘爪，把我的心扯碎，不管我對妳做什麼都及不上那種痛苦。但妳的孩子……如果讓妳看著他們死，那妳就會明白我所受的痛苦了。」

松鼠飛迎上他的目光。「如果你真的想傷害我，就得另外想點更好的辦法。」松鼠飛咆哮著說。「他們不是我的孩子。」

冬青葉感覺到腳下的地面忽然塌陷。

松鼠飛不是我的母親？我不是部族貓，也不屬於戰士守則的規範。她可能是一隻無賴貓，甚至是一隻寵物貓。

冬青葉絕不能讓灰毛把松鼠飛說的真相讓四族知道，否則她和她的手足會被驅逐！而且他們至今所做的一切和對戰士守則的忠誠，都將化為烏有。

猛烈壓擠的沉默充斥冬青葉的耳朵，巨石牢牢將她壓在冰冷的地面上。她的口鼻全都是灰塵，陣陣刺痛感從腿上襲來。

我被活埋了！冬青葉掙扎著，試圖擺脫岩石的重壓。最後她的頭終於從一堆碎石中伸出

來。隧道口沒有一縷光線。她被困在黑暗之中。

「救命！救救我！我被困住了！」

她停止呼喊。現在有誰可以幫她？她早就不配跟族貓一起生活。她已經脫離了那個世界：雖然就在岩石的另一邊，此刻，卻遠如月球般遙不可及的世界。她的手足和葉池都知道，是她殺了灰毛。

現在，松鴉羽和獅焰也許以為她已經命喪落石堆。

這樣或許更好，至少他們不會再來找我了。冬青葉重新閉上雙眼。



冬青葉跟蹤灰毛來到風族邊境，像追蹤獵物般悄無聲息地潛行在他身後。她把爪子縮在腳掌中，避免踩到碎石或擦過蕨葉發出聲響。

當灰毛抵達一處陡峭濕滑的河岸時，冬青葉猛地朝他飛撲而去，頭一扭往灰毛的咽喉深深地咬下。她一遍遍地告訴自己：這是唯一的辦法。

灰毛腿一軟，便掉進河裡。冬青葉向後跳開。她洗淨爪子上的血跡，任由冰冷的流水凍僵她的四肢和身體直至心臟。

我這麼做是為了我的部族。

冬青葉抖抖身體，強迫自己不再去想這些畫面。她深吸一口氣，努力將前掌往前掙脫，努

力推開壓在胸口的石頭。接著，她盡可能伸展身體，開始向外移動。當她移動後腿時，忍不住嘶聲哀嚎。

好痛！她的腿可能斷了。冬青葉回憶起藥草儲存豐富的巫醫窩，那裡有治療骨傷的聚合草，還有能幫助她在最難受的日子裡入眠的罌粟籽。

這些東西都已經遙不可及，她提醒自己。冬青葉牙齒打顫，努力將全身脫離碎石堆，受傷的那條腿彈落地面時，令她疼痛難忍。

「偉大的星族呀，好痛。」冬青葉咆哮道。大聲說話似乎能減輕疼痛，於是她繼續大喊：「我以前來過這裡。我知道這裡還有別條路。我只要沿著這條隧道移動，直到看見亮光。加油，一步步往前爬吧。」儘管內心恐懼，儘管腿部劇痛，回憶仍如洪水般湧入腦海……

「我就是妳的母親，冬青葉……」葉池低聲說道。

冬青葉搖頭。

不，這不是真的！巫醫不能有自己的小貓，我怎麼可能是巫醫的女兒？比當無賴貓或寵物貓更糟糕的就是自己的出生違背戰士守則。

冬青葉伸出爪子想緊緊抓住石頭。令她驚訝的是，她的爪子在掙脫時折斷了，腳掌的指尖又濕又黏。她聞到血的氣味，心想她沿著隧道爬行，一定會留下長長的血痕。要是獅焰和松鴉羽挖開碎石堆，他們就會知道她活下來了，並循著這些血跡找到她。

忽然她的前掌碰的一聲陷入石頭堆中。她痛得尖叫，轉身緊貼在石壁上。這裡太暗了，她甚至不確定自己的眼睛是否有睜開。

要是我能看到一絲光亮就好了。要是，要是，要是……

松鴉羽已經知道誰是他們的父親。「是鴉羽。」

冬青葉難以置信地盯著他，「可是……鴉羽是風族貓。但我是雷族貓。」

「黃牙進入我的夢境。」松鴉羽繼續說道，「她對我說，真相應該要大白了。」

對冬青葉來說，她擁有的一切消失了。她是混族貓？她站在隧道口，感覺石頭的氣息撫平她身上零亂的毛髮。她可以從這裡消失，去某個遠離四族的地方。她可以開始一段新的生活，擺脫所有謊言和那些遭到背棄的承諾。

冬青葉轉身奔入隧道。她聽見松鴉羽在呼喚她。

接著，雷聲響起，天崩地裂，她被一陣頭暈目眩的黑暗吞噬。

冬青葉繼續前進。呼吸，摩擦，拖行。她好幾次都想要停下來睡一下，等候星族祖靈到來。

可是星族知道她在這裡嗎？她的出身破壞了戰士守則。她殺死另一隻貓。她放棄了自己是雷族貓的身分。還會有哪個祖靈願意看顧著她嗎？當冬青葉在大集會上將祕密全都洩露出來時，星族貓都看到了嗎？

「等一等！」冬青葉跳了出來，「我有話要對大家說。」謊言太多，已經對戰士守則造成極大的破壞，她不能再保持沉默。

空地上一片鴉雀無聲，冬青葉甚至聽得到大橡樹底下，一隻老鼠從枯葉下面跑過的聲音。「你們都以為你們認識我，」冬青葉開始說，「還有我的弟弟，獅焰和松鴉羽，你們以為認識我們，可是你們知道的全都是謊言！我們不是棘爪和松鼠飛生的。」

「什麼？」棘爪從坐著的地方突然站起來，「松鼠飛，她為什麼這樣胡言亂語？」

「棘爪，我很抱歉，但這是事實。我不是他們的親生母親，而你也不是他們的父親。」

棘爪瞪著松鼠飛，「那到底誰是？」

松鼠飛把那雙悲傷的綠眼睛轉向冬青葉，長久以來她把牠當成是自己的女兒。「告訴大家吧，冬青葉。這秘密我已經保守那麼久，現在我還是說不出口。」

「懦弱！」冬青葉指責松鼠飛，同時環視空地一圈，發現每一隻貓都盯著她看。「我不怕說真話！葉池是我們的母親，而鴉羽——沒錯，風族的鴉羽——就是我們的父親。」

大家驚訝得議論紛紛，冬青葉又提高了聲量，「他們以我們為恥，把我們送給別的貓，然後欺騙大家，好隱瞞他們不遵守戰士守則的事實。這一切都是她的錯，」冬青葉的尾巴轉了一圈指向葉池，「如果一個貓族的核心裡有懦夫和騙子，要怎麼延續下去？」

她的話似乎在隧道內的石壁間回響。冬青葉真想回到那時候的大集會，收回她說出的可怕真相，不讓族貓們去承受那些痛苦和震驚。

我到底做了什麼？

永無止盡的黑暗讓她的眼睛感到疼痛不安。為了搜尋任何一絲光亮她已經花費太多時間，甚至想像前方已經出現一道光線。

那是一道暗淡無比的微弱光線，就像樹梢上的乳白色黎明初來乍到的徵兆。冬青葉眨眨眼，甩甩頭，想保持視線清晰。灰色線條依然在那裡。也許是真的光線？她不顧後腿的灼熱感，加快速度，一瘸一拐地向前爬。那光線變得更加明亮。是從石壁上的一道縫隙射進來的：那是另一條更為狹小的隧道。

冬青葉拖著身子繞過轉角。究竟是她的主覺，還是真的？出現在眼前的是洞穴石壁？她十分激動，想試著站起來，但她的後腿凹折在身體底下，瞬間有無數的星星在她的腦海中爆炸開來。她最後看到的是石頭地板迎面而來的畫面。



第二章

葉池！葉池，我口好渴。冬青葉口乾舌燥。她的喉嚨好乾，舌頭黏在她的上顎。她一

定是因為發燒住進巫醫窩。葉池常常替病人準備的濕青苔在哪裡？她扭頭張望，口鼻碰到了什麼又軟又濕，有綠色氣息的东西。

冬青葉吸著苔蘚卷鬚，在吞下這難得的水滴時，試著讓臉部盡量不抽搐。沒有什麼比這水的味道更美味。

忽然，她意識到並不是只有自己一隻貓，另外一隻貓正俯身在她旁邊，將什麼東西推到她受傷的那條腿下方。

冬青葉疼得一陣嘶嘶叫。那隻貓輕聲道歉：「這些羽毛能讓你更舒服一點。現在你先靜靜躺著。」

冬青葉愣住。她分辨不出這隻貓的聲音或氣味。「你是誰？我在哪裡？」她開始用前掌掙扎。「讓我走。」

一隻冰涼的小掌搭上她的肩頭，輕輕地將

她推回原位。濃烈的葉片氣味正飄進她的口鼻。

「噓，沒事的。你很安全。把這些吃掉，然後繼續睡覺。」

冬青葉任由自己被推回地面。她吞嚥著藥草：從味道判斷應該是聚合草，還有兩粒小罌粟籽。墊在傷腿下的羽毛讓她感覺柔軟溫暖。冬青葉輕嘆一口氣，閉上眼睛，立刻重新進入了夢鄉。

冬青葉再次醒來時，感覺頭腦清醒多了，腿也只是隱隱作痛。她靜靜地躺了一會兒，讓眼睛慢慢適應周圍的光線。很顯然，這裡並不是雷族的巫醫窩。她正躺在一張鋪在寒冷石頭上的薄羽毛床鋪上。

我還在地道裡！冬青葉感到一陣放鬆，但緊接著又開始緊張。**跟她在一起的貓是誰？**冬青葉努力回憶那隻叫她繼續睡覺的貓的氣味。

此時，她的肚子開始咕嚕咕嚕叫。她發現自己是有那麼的飢餓難耐。最近一次吃東西是什麼時候？她試圖站起來，可後腿一癱，她又側身倒地，內心感到一陣沮喪。

「你醒了。」一張臉孔從黑暗中露出來，「你的腿感覺如何？」

冬青葉撐大雙眼，漸漸地分辨出那隻貓身上有薑黃色和白色的斑點。他身上有石頭、水和苔蘚的氣味。「你是誰？」由於很久沒說話了，她的聲音變得十分沙啞。

那隻貓沒有回答她，而是用腳掌將某樣東西推到她面前。「你一定餓壞了。快吃吧。」新鮮獵物！冬青葉正準備低頭張嘴大吃時，愣住了。擺在她面前的是一條黏滑的小魚。

「我不喜歡吃魚。」她喵聲說。

那隻貓耳朵抽動了一下。「在這裡面，你沒得選擇。」

儘管他語氣平緩，卻令冬青葉感到慚愧。她的肚子又發出一陣響亮的咕嚕聲，彷彿吃什麼都會很開心，甚至是鴉食也可以。於是，冬青葉屏氣一口咬住了魚。

牠很肥美，味道像老鼠，她在內心說服自己，像有松樹氣息的松鼠，像新葉季的第一隻鵲子。

她吞下最後一口食物，又用旁邊的苔蘚喝了點水。薑黃白公貓充滿期待地看著她。「謝謝你。」冬青葉說，「我……我覺得牠味道還不錯。」

公貓仍在打量她：「你是冬青掌，對嗎？」

她眨眨眼睛，「事實上，我已經是冬青葉。你怎麼知道？我以前沒看過你吧？」

那隻貓搖搖頭，眼神有些迷離。「對，你從來沒見過我。但我看過你，就在隧道河流淹水之前。當時你和你的手足到這裡救那些小貓。」

冬青葉盯著他。她永遠不會忘記跟松鴉羽和獅焰不顧一切搜尋失蹤的風族小貓的那段經歷。由於地下水暴漲，他們被沖出隧道，跌入湖裡。對他們來說，能夠活下來真的很萬幸。沒想到眼前的這隻貓說他當時也在場。「你是誰？」她問道。

薑黃白公貓忙著替她整理墊在傷腿下的羽毛，將牠們重新擺放，均勻鋪開。「我叫落葉。」他平靜地回答。

「你不是部族貓吧？」冬青葉繼續追問，「你住哪裡？」

落葉走向一捆藥草，開始進行分類。「我曾經生活在湖區上的群山之間。不過現在，這裡就是我的家。」他轉過身，將一些藥草推向冬青葉。「把這些聚合草吃了，牠們對你的腿有幫助。我不會再給你罌粟籽，除非你睡不著。」

冬青葉乖乖地咀嚼芬芳的藥草。「你是巫醫嗎？」她問道。

落葉歪頭困惑道：「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們全部都要學習藥草和傷病的知識，這樣我們就能互相幫助。你指的是這個嗎？」

「差不多吧。」冬青葉覺得心跳加快，於是用前腿將身體撐起來。「其他的貓是誰？你們是部族貓的其中之一嗎？」

附近是否生活著另一群貓？另一個不為四族所知的部族？

「不要再問了。」落葉命令道，「你現在需要休息。你的腿沒有斷，只是扭傷了，很快就會復原的。我想，到那時你會希望回到朋友們的身邊去。」

「不要！」冬青葉喊道，「我不能回去！永遠都不！」

落葉聳聳肩。「隨便你。快躺下，別扭來扭去的。晚點我會給你帶些食物來。」他收捨魚骨殘渣，轉身離去。

冬青葉看著他的背影，直到黑暗將他身影吞沒。隧道的石壁似乎更加蒼白，彷彿有更多的光線射了進來。

在聊天的時候，她能聽到自己的回音從遠處傳來。這代表她的直覺是對的，她正躺在一個洞穴入口附近。她聽不到流水聲，這代表洞裡沒有暗河。冬青葉將下巴放在腳上，閉上雙眼。

她迷路又受傷，不知道為什麼是一隻陌生的貓發現她，並用食物和水幫她，還提供藥草治她的腿。他是星族派來的嗎？不然她怎麼會這麼幸運？不管如何，她想自己已經安全了，至少現在是安全的。

她睡了一會兒，醒來時發現身邊又擺了一條小魚，同時還有更換過的濕青苔和一些聚合草。洞穴的牆壁更看不清楚，應該是外面變得更黑了。到晚上了嗎？冬青葉不曉得自己在這下面已經待了多久？她離開的時候還是滿月。也許落葉能告訴她，月亮現在的形狀。

吃過魚，又咀嚼聚合草來掩蓋腥味，冬青葉試著保持清醒，希望落葉能回來。但洞裡面越來越暗，最後她什麼都不見了。冬青葉打算不再等那隻奇怪的貓。她相信，到了早上，他還會再來。



當她醒來正半坐著清理胸口時，落葉回來了。他還帶來某種看起來比魚還大且毛茸茸的東西。冬青葉驚訝道：「噢，你抓到老鼠耶！」

落葉將獵物放在她的腳邊，臉上洋溢著勝利的光芒。「我聽到牠爬進了一條隧道。」他解釋道，「希望你會喜歡。」

「我很喜歡。」冬青葉說，「謝謝你。」她將身子往前傾，咬了一口，然後抬頭問：「肉很多，你要吃一點嗎？」

落葉搖搖頭。「不，都是你的。」冬青葉進食的時候，他輕輕地碰了碰她受傷的那條腿。

「復原狀況看起來不錯，你感覺如何？」

冬青葉點點頭，滿嘴食物含糊地說：「現在能彎了，動的時候也不那麼痛。」

「吃完東西，你可以試著走路看看。」落葉鼓勵她說，「別走太遠。你得在肌肉萎縮以前，開始進行訓練。」

冬青葉吃驚地抽動耳朵。落葉的語氣就像是巫醫一樣。他肯定來自某個部族。也許是某個跟四族十分相近的地方，就像急水部落。她一邊吞嚥食物，一邊問：「你是部落貓嗎？從山區來的？」

落葉面無表情地盯著她。「現在這裡就是我家。」他回答道，「沒有其他地方。」

冬青葉打了個冷顫，彷彿有一隻冰冷的腳掌劃過她的脊背。落葉的語氣中隱藏著無比孤獨與絕望，令她難以想像。她站起身，推開剩下的老鼠耳朵和尾巴。「我該在哪裡走？」

「不要太勉強。」落葉叮嚀她，「今天只要走幾步就行了。」

冬青葉試著用前腿將自己支撐起來。一陣刺痛感從她受傷的腿上傳來，但她深吸一口氣，堅持將腳掌輕放在地。猶豫了一下，她往前邁出一步。儘管後腿感覺相當虛弱，跟身體的其他部位似乎連接得不是很好，但仍然能撐得住。

冬青葉一瘸一拐地走向光源更好的地方。隧道的石壁朝兩側展開，形成一個小洞穴，大概有六條狐狸尾巴距離的寬。頂端有一個放射出閃耀光芒的小洞，亮得讓冬青葉不由得眯眼觀看。

落葉跟了上來，在她身邊站定說道：「今天太陽真耀眼。」

冬青葉轉頭看他：「你出去過嗎？你怎麼能一直在這裡生活？」

落葉撇開頭。「這裡就是我家。」他又重複說了一次，「好了，你現在能回到你的窩嗎？」

冬青葉開始沿著隧道往回走。沒辦法走太遠讓她有些懊惱。當她一走到那堆凹陷的羽毛旁時，後腿開始變得很疼，她如釋重負地躺臥在地。

「明天你再繼續練習吧。」落葉說道。他似乎能看出她很疼痛。「現在好好休息一下。」他轉身打算離開，但冬青葉伸出腳掌阻止他。「等等！我討厭獨自待在這。你能留下來陪我說說話嗎？」

落葉用嚴肅的藍眼看著她。「休息吧。」他喵聲說，「這樣你的腿才能復原得更快。晚點我再來看你。」

他離開了。冬青葉倒在羽毛中，希望自己的腿能快點好起來。她想逃離雷族。可是在黑暗中過日子，依賴另一隻貓提供食物和水的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



第三章

冬青葉站穩四肢，在洞穴裡來回行走。一縷微弱的陽光將溫暖投射到她的身上。

「看到了嗎？」她挑釁的對坐在入口處的落葉說，「好得跟往常一樣。」

冬青葉覺得像是過了好幾季，她終於不會一瘸一拐地走路了。之前落葉篤定地說，月亮還沒有重新變圓。他堅持讓她在洞裡練習走路，繞圈圈到她感覺頭暈為止。

大多數的白天和夜晚他會讓她獨自待著。她真的十分幸運，但她不能再依賴落葉幫助她了。

落葉走上前，嗅聞她的腿。「如果你說不會痛是事實的話，那你的腿應該已經痊癒了。」

「我說的當然是事實。」冬青葉不滿地說。他怎麼能懷疑自己撒謊？事實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可當她在大會上透露出那個天大的祕密時，事實給她的感覺似乎並非如此。

冬青葉不想再回憶松鼠飛那張恐懼的面孔。「我們現在能去探險嗎？」她問道。

落葉用爪子在地面畫了一道線。「你是想知道出去的路？」

「不是。」冬青葉大聲說，「我是希望你帶我參觀你的窩。有河流的洞穴在哪裡？隧道延伸的路有多長？」

薑黃白公貓驚訝地望著她：「你真的想知道？大部分的貓只希望趕快離開這裡。」他的眼神中充滿痛苦。

冬青葉忽然對他產生了一種同情。「我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她輕柔地喵聲道，「你是我的好朋友，落葉。我現在怎麼可能會離開你？」

落葉帶冬青葉順著洞穴遠端一條狹窄的隧道走。濃厚的黑暗像流水般刷過冬青葉的毛髮，腳下的地面可以感覺到光滑清冷。她的鬚鬚末端刷過身體兩側的石壁，這是她對外界唯一的感知。一開始，她動作過大，立即撞到兩旁的石壁，但很快她就學會在鬚鬚感到刺痛時，輕輕移動頭部。

「前面的隧道會更寬敞。」落葉扭頭說道。他一定察覺到她在石壁間跌跌撞撞。

冬青葉發現自己已經能在昏暗的陰影中看到同伴的輪廓。隧道那頭的水流聲迴響並不激烈，而是一種柔和的潺潺流水聲，那肯定是地下河。

冬青葉開始邁步小跑，從落葉身旁擠過去，衝進巨大的洞穴之中。洞穴中充滿了明亮的光，對長時間身陷黑暗的冬青葉來說，這裡令她感到熟悉和親切，就像石頭山谷中她的窩一樣。一條河流在她面前，安詳平和地流於石岸之間，石壁高處是獅焰曾站過的位置。

「你的手足和那隻母貓在那裡玩過。」落葉走上前來，站在她身邊說道。

他是指獅焰和石楠尾。

冬青葉心裡湧上一股不安。落葉對部族的印象會是建立在違背戰士守則，躲過眾貓視線的貓身上嗎？為了轉移話題，她朝河流對岸的隧道用頭點了點。「那邊通往外面嗎？」一小段路程便能將她帶回雷族營地，感覺有點奇怪。

「曾經是。」落葉說，「但現在被泥石堵住了。你還記得那邊的那條隧道嗎？你就是在那裡發現小貓的。」

冬青葉望向那靠近河流邊緣如黑色大嘴的洞。當年他們在地底下瘋狂尋找風族失蹤的小貓時，地面上的一星和火星卻為了他們，差點發生打鬥。想到這裡，她不由得打了個冷顫。

「一旦你習慣，隧道便不再可怕。」落葉安慰她道，「我會教你。不過你得先吃點東西。」他走向河邊，止住了腳步，目光停留在流逝的黑色水面上。忽然，他探出一隻前掌，將一條抖動的銀魚拍上岩石。魚兒拚命彈跳，落葉用力一擊，殺死了牠。「來吧。」他邊說邊把魚推向冬青葉。

「呃，你不吃一點嗎？」冬青葉提議道。今天又是吃魚，她有些猶豫。要是她出生在河族，現在肯定大快朵頤了。

落葉搖搖頭：「不，這條是給你的。把牠吃完，然後我們就去探險。」

冬青葉很勉強地吞下那條魚。這次吃起來味道沒那麼糟，她喝了點河水，清涼的水令她精神一振。

落葉在隧道口的幽暗深處等她。他對她搖搖尾巴，接著小跑步隱沒於黑暗中。冬青葉緩步跟著他身後，又回頭對半明暗的洞穴看了一眼，接著也隱身在黑暗裡。

冬青葉能聽見前方的地面上傳來充滿自信的脚步聲。

「等一下就會變亮。」落葉轉頭對她說。

冬青葉開始小跑步，她很高興地發現這樣能讓身體暖和起來。忽然，她的鼻子碰觸到某種柔軟的東西。她急忙放慢速度，避免撞上落葉的屁股。她聞了一聞，想緊跟他的氣味，卻只聞到寒冷潮濕的石頭氣味。

難道落葉在隧道中生活太久，氣味已經被周圍的環境同化了嗎？

落葉加速奔跑，冬青葉緊隨在後。隧道的石壁從陰暗處漸漸顯露出來，冬青葉已經能看清前方那隻貓的輪廓。她不清楚光線從何而來，但她終於可以不必時時低頭查看落腳處的情況了。她知道地面很光滑也很平坦。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塊鬆動的鵝卵石將她絆倒，沒有任何鋒利的尖角會刺到她。

落葉轉頭看她，眼神中閃爍著半明半滅的光。「你能再走更快嗎？」他想挑戰她。

「沒問題！」冬青葉回答。受傷的那條腿已經完全不會痛了，她可以開始訓練那些太久沒用到的肌肉。

沒等她喘口氣，落葉便急速朝前奔跑。他那薑黃白的毛色幾乎瞬間便被黑暗所吞沒。

這次冬青葉不假思索地跟了上去。她抖動鬍鬚，努力感受兩側石壁，將重心壓低，貼近地面，以便能夠在地面上及時做出各種調整。

地勢變得陡峭下斜，於是冬青葉將重心後移，落在後腿上。她的前掌幾乎只能用來探路，平衡則靠臀部保持。

過沒多久，她的後腿開始疼痛，此時隧道又變得平坦，冬青葉再度全速飛奔。她聽到落葉就在前方，並從他的腳步聲中判斷出隧道彎曲或傾斜的路況。

當他們衝入一個透過頂端縫隙灑滿陽光的小洞穴時，冬青葉幾乎感到有些失望。兩隻貓停下來，喘息了一陣。

「真有趣！」冬青葉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你跑得很不錯。」落葉讚賞地喵喵聲道。

「謝謝。」冬青葉四處打量，「我們在哪裡？我是說從外面地形來看的話？」

「我們到了山的另一面。」落葉解釋道，「那邊的隧道，」他朝石壁上的一道缺口點了點頭，「通往外邊。你只需在遇到分叉口時循著樹木的氣味前進就可以了。」

冬青葉仰頭凝視著洞穴頂端。尖尖的岩石倒掛在上面，並且布滿著各種紋路。每個石尖上都掛著一滴水。她不知道頭頂上方是誰的領地，也不知道這裡是否已經超過了四族邊界。只要一想到這樣的洞穴和蜿蜒的長隧道一直都在自己的腳下，她就有種奇妙的感覺。

「我們該回去了。」落葉說，「你不能再把腿弄傷。走吧，從另一條路回去。」

冬青葉正要抗議自己的腿已經沒事了。落葉卻已埋頭進入另一條隧道。

「嘿，等等我！」冬青葉打趣地叫道。她衝入黑暗，伸長脖子直到口鼻撞上涼涼的毛髮。「抓到你了。」她笑道。

落葉也愉悅地回應：「我們走這。」語畢，他大步往前衝去。

冬青葉向前一躍，腳掌落在一塊鬆動的石頭上，差點滑倒。她重新找回平衡，停下來仔細聽落葉的腳步聲，有十分微弱的聲響從隧道前方某處傳來。冬青葉奔跑往前追，但差點撞上一堵牆。她只專注於腳步聲，而忽略了其他東西。

她停下來，晃晃腦袋，集中精神。她用腳掌將鬍鬚順直，開始沿著隧道小跑步。她能清楚地聽到落葉發出的聲響。一陣風吹到她臉上，這代表有一條隧道通往側邊。冬青葉本能轉頭去看，但周圍太黑了，她什麼也看不出來。

她抑制著緊張的心情，在側邊隧道口的空地上聞了一聞。沒有體溫或毛髮的蹤跡，也沒有足跡表示落葉走了這條道。那他是沿著主隧道繼續前進嗎？

冬青葉豎起耳朵。周圍一片寂靜，靜得像水充滿她的耳朵一樣。她強迫自己繼續前行。當聽到一陣極其微弱的腳步聲時，她嚇了一跳。她停下來側耳傾聽。那腳步聲也停住。儘管看不到，她還是低頭看了自己的腳掌一眼。

鼠腦袋！

她聽見的一直是自己腳步的回聲。她已澈底陷入黑暗裡。

她的喉嚨中想湧上一陣哀鳴，但她努力將這感覺吞下去，渾身的毛髮豎立起來，覺得四肢也開始發抖。落葉一定會注意到她沒有跟上吧。或者，他認為她會找到另一條回去的路。她先前一直自信地跟在他身後奔跑。

她朝前邁了一小步，頭撞在岩石上。她頭暈目眩，趕緊朝旁邊跳去，沒想到肩膀又撞上側

邊的石壁。是隧道變窄了嗎？石壁正要往她逼近，將她壓到灰飛煙滅嗎？

「冬青葉。」突如其來的輕聲呼喚，嚇得冬青葉打了個顫抖。「你還好吧？」落葉問道。他向她走近，直到可以用口鼻碰到她的耳朵。「怎麼了？」

「我不知道你去哪裡了。」冬青葉脫口而出。「這裡太暗了。我以為我能聽到你，可是其實我聽到的只是我自己的腳步聲。然後，我撞到牆。我以為你丟下我不管了。」

「我永遠不會那樣做的，我向你保證。」落葉在她耳邊低語道，「在這下面，你永遠不會迷失，因為你有我。走吧，我帶你回去。」

落葉緊靠在冬青葉身旁，帶領她在隧道中前進。他放慢腳步，以照顧旁邊一瘸一拐的冬青葉。他們涉水穿過河流，進入隧道，回到冬青葉的窩所在的洞穴。冬青葉頓時癱倒在羽毛堆中，感激地任由羽毛的溫暖撫慰她冰冷的毛髮。她的腿陣陣棒痛。

落葉將一些罌粟籽推向她。「把這些吃了。牠們會幫助你入睡。」語畢，他轉身離去，冬青葉卻抬起頭來。

「你今晚能留在這裡嗎？」她喵聲問，「我不想再獨自留在黑暗中。只要我挪一挪，我的臥鋪還有空位。」

落葉猶豫了一下，然後踏入鋪好羽毛的臥鋪中。「好吧，就陪你一晚。」他說著，有些尷尬地在她身旁蜷縮起來。

冬青葉扭動身子，騰出更多空間給他。罌粟籽發揮效用，她感覺到眼皮開始沉重。她舒展筋骨，直至身體貼到落葉的身側。一時間，她似乎回到了山谷，在跟煤心分享自己的臥鋪。她



開始進入夢鄉，呼吸漸漸沉重起來。

正當幽暗要覆蓋她腦海以前，她不禁一縮。

我為什麼感覺這麼冷？完全沒有溫暖從落葉身上傳來。生活在地下真的已經令他寒徹骨髓了嗎？